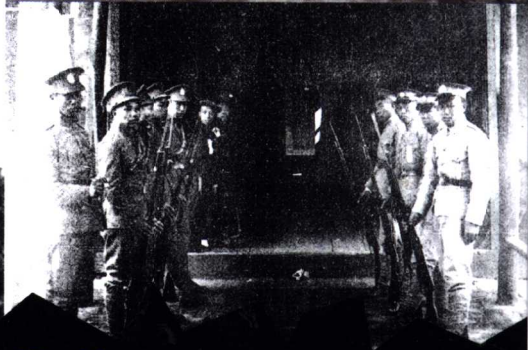


A 卷

解密档案

姜龙飞 著



珠海出版社



目 录

蒋委员长亲下手令缉捕的金融巨头·····	(1)
“大西洋餐馆”血案·····	(61)
特工的色情·····	(101)
蒋介石身边的间谍·····	(115)
“特务王”戴笠官邸失窃案·····	(127)
《汪精卫日记》的内幕·····	(145)
汪伪时期的黄金大劫案·····	(153)
民国劫机第一案·····	(169)
被大火焚毁的秘史·····	(209)

子夜,万籁俱寂中透出一线凶机

“的铃铃……”

已是子夜时分,拥娇而眠的国民党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许伯灵,突然被客厅里传来的电话铃声惊醒。

他鼻腔中依稀可嗅到刚才梦魇中的血腥味,整个身心仍然浸淫于那恐怖的情节之中……孕妇高耸的肚腹,在无边的黑夜中泛起惨白的肉色……硕大无比的白十字……岔路。十字形岔路。许伯灵孑然一身,急急奔走,企图把岔路甩向身后……徒劳……双腿交替运作,汗流浹背……徒劳……蓦然间,一滴浓艳无比的鲜血溅在硕大的白十字上……又是一滴、二滴、三滴……血滴密如骤雨,迅速地洒满视野……血崩……孕妇高耸的肚腹……

许伯灵冷汗淋漓。

四年前,重庆邮储局的收储员天薇小姐,不就是这样死的吗?

难产,引发血崩,殁于产床的天薇。

八个月的胚胎,化为一股汨汨流淌的血。血终于淹没了她。惊天动地的死亡的表现形式,其实就这般无声无息、平平常常。

产院打来电话,急唤产妇的亲人到场。

许伯灵拒绝出面。拒绝承认他曾经是天薇那片处女地上的播种人,尽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他算天薇的什么亲人?天薇的亲人远在贵州。他到场岂不露丑出乖,白白地送给那帮专靠猎艳谋生的小报记者一条

绝妙的桃色新闻。因此,他不能承认。

“众香园内一花独残,母子双歿亲者何谁?”

第二天,许伯灵在早报上看到的只是这样一条语焉不详的报道。这消息触动了他的恻隐之情。于是,他找出一张支票,吩咐秘书,给天薇远在贵州的父母寄去。

原以为一切就此结束。

殊不料那血崩的场面竟已深入他的潜意识,转托为梦。

莫非刚才所梦是一种预兆、报应?

许伯灵一阵心悸。

“的铃铃……”

客厅那厢电话铃声大作。这铃声响得突兀、急骤,于万籁俱寂中透出一线凶机。

许伯灵掀被而起,从枕边摸出金丝边眼镜戴上,急切中顾不上再寻找拖鞋,光着脚跑出了卧室。

睡在他身边的白梅被他的鲁莽搅醒了,揉着惺忪的睡眼,不满地撅起小嘴。

“是谁?深更半夜打电话来要干什么?”

“当。”客厅里的挂钟适在此时撞响。

许伯灵抬眼望去,时针正指在1点整。

偷得浮生一夜情。莫非金屋藏娇被夫人金珊知道了?

种种猜测,万绪千头,像奔马一样掠过许伯灵的大脑。他伸向电话机的手踌躇了。

如果真是夫人金珊打来的电话,我该怎么回答?许伯灵的大脑飞快地运筹着。

“的铃铃……”

又是一阵电话铃骤响,听来格外刺耳。

不能再犹豫了。许伯灵无奈地抓起电话:

“喂，哪里？”

“是伯灵兄吗？”

耳机里传出一个陌生男子嘶哑的噪音。

“是……是我。你是……”

“我，你就别问了。”

对方的口吻很平淡，平淡中却透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执著，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力度，不容许伯灵置喙。

“伯灵兄，”对方继续道，“南京方面有人要我向你传句话，上海地方法院将于下月初对你提起公诉。”

“公诉？诉我什么？”

“那你比我清楚，何必多问。”

许伯灵哑然。这一切似乎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但又有点超出他的意料，更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你到底是谁？这一切你怎么会知道？”许伯灵心犹不甘，他要对方证实身份。

然而，对方对他的追问根本不予理睬，顾自往下说：

“伯灵兄，时日无多，你是聪明人，应当懂得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害处。今天已是9月21日，不，22日，一旦对簿公堂，事情就麻烦了。”

是啊，许伯灵是聪明人，焉能不知这电话的来头。从拿起电话，听到对方声音的那一瞬间起，他就感到了，这决不是什么欺诈或阴谋，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闭上眼睛，他甚至能想像出操纵并授意午夜传话的那个人的音容笑貌。与其说他对传话人的真实身份心存疑窦，毋宁说是对远在南京的那个授意人的巨大能量产生了动摇。他不能听任这种动摇的存在，那将彻底摧垮他的意志，瓦解他的阵脚。如同大厦，梁柱的朽蚀尚可修复，而地基的颓圯则将导致覆灭。

“难道无可挽回了吗？”许伯灵听到了自己发自灵魂深处虚弱的声音。

“不，只要法院上见不到你的身影，转机就必定还会出现。”

“究竟要我怎么办？”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好自为之吧。”

“喂，喂，你说清楚点，说清楚点……”许伯灵压低着嗓子嘶吼着，追问着，可是对方却已“啪”的撂下了电话。

放下电话，许伯灵神色颓丧地呆立着。阵阵寒意渗入脚底，沿着脚踝向上蔓延，浸入丹田，浸向胸腹，上下牙床不自觉地磕碰起来。嗒嗒嗒……一阵恍若机枪扫射般的声音冲击着耳鼓……

这是灵魂的颤抖。

“振作起来，别他娘的让人耻笑！”许伯灵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他咬咬牙，努力驱赶着匿名电话带来的恐惧，转身向卧室走去。

白梅已经拧亮了床头柜上的台灯，斜倚在枕头上。她故意不看许伯灵，撅着小嘴，不满地嘟哝道：

“深更半夜打电话，十三点兮兮。”

双眼乍离黑暗，觉得不太适应。许伯灵不禁眯起了眼睛。

白梅裸露的颈背罩在一片耀眼的光亮之中，失却了人体肌肤的质感，白得就像一块白床单。而遮盖她下体的那床红缎面被子，却被灯光刺激得格外浓艳、鲜红，在许伯灵的视线中朦胧的成了一团血雾。

血雾，又见血雾……失血后惨白的肉体……天薇……夭折的胚胎……

许伯灵赶紧闭上眼睛，痛楚地呻吟起来，一屁股跌坐在卧

榻上。

白梅大惊失色：

“灵，怎么了？……”

“没事，没事。”许伯灵摘下眼镜一手紧捂双眼，一手遮掩地推开扑过来的白梅，“这台灯太亮，刺得我眼疼。”

“唉，吓我一跳。”

白梅松了口气，复而坐下，顺手推了推台灯罩子，使亮光投向乳白色油漆的墙壁。

许伯灵愁眉不展，脑海中一片迷茫。……

几天以前，外界还在盛传自己即将出任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的消息。根据经验推断，这种有枝有梢、细节十分到位的传言往往出于舆论的需要，是经某些上层人士的授意故意传播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观察反应，使方方面面的人士增强心理承受力。可是，转眼间形势骤变，他预感中的灾难的阴影，一下子变成现实，毫不留情地朝他压来。

“这是怎么了？究竟哪里出毛病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白梅又开始了她的唠叨：“有啥事情白天不好讲，半夜三更发神经。”

“唉呀，我的姨太太，你就让我省省心吧。”许伯灵烦躁不安，失去了以往对宠妾的耐心。

闻听“姨太太”三字，白梅顿时柳眉倒竖，来了情绪：

“依讲啥‘姨太太’？当初依对我说，一定和那个金珊离婚，娶我做太太，现在又想赖？”

“住口！”许伯灵勃然发怒，“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争风吃醋！”

“什么时候？”白梅对许伯灵的话中含义浑然不觉，满是诧异。

许伯灵自觉失言，连忙刹车。他想，三言两语是解释不清的。

撒娇归撒娇，见许伯灵真的动了肝火，白梅反倒先软了下来。她赤身裸体地钻出被窝，吊住许伯灵的脖子：

“噢哟哟，发这么大脾气，人家又没说你啥，也值得这样弹眼落睛。喂，到底啥事情，深更半夜打电话？”

“唉。”许伯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顺势仰在床上，脑袋枕在白梅高耸的乳房上。

“说嘛。”白梅揉着许伯灵的面颊，娇嗔地催促着。

“说嘛……”许伯灵喃喃地重复着白梅的话，依旧是一副恍惚、茫然的样子。

他没法说，说不上口，也说不清楚。万万千千的浮华，一瞬间竟都要失去了吗？

“只要法庭上见不到你。”匿名人的话又在耳边回旋。什么意思？

白梅丰满的乳房在许伯灵的颈后富于节律地颤动着，甜甜的乳香味游丝般飘曳，充溢着撩人的情欲。白梅的心脏搏动得那样强劲，富于青春的活力。“噎、噎、噎”，一下下清晰的搏动声，像打雷似地冲击着许伯灵的耳膜。

难道连她也保不住了吗？

一阵哀伤袭向许伯灵的心房，他突然侧过身去，把脸深深地埋入白梅的双乳间。

“痒哦，哦哟，痒哦。”白梅嘻嘻地笑嚷着，开心得双肩乱颤。

“阿梅，”许伯灵蓦然抬起头，双眼定定地瞪着白梅，“看来我们得离开上海。”

“你说啥？我没听清。”白梅依然嬉皮笑脸。

许伯灵不得不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这次听清了，白梅惊诧地瞪圆了双眼：

“为啥？”

“避风头。”许伯灵艰难地从嗓子眼里挤出这三个字。

“不要吓我了。凭你的来头，什么样的风头挡不住。”

“是啊，过去是这样，可是现在……”许伯灵欲言又止，满怀留恋地抬眼打量眼前的一切。

妖冶柔媚的女人，凉爽宜人的秋夜，繁华迷人的上海，还有这房子……

“广寒宫”的记忆

7

许伯灵的这幢住宅坐落在极司斐尔路上(今万航渡路)。

这里南靠静安寺，北与新闸路相近，同闹市区咫尺之隔，进出方便，但又没有闹市区的嘈杂、喧嚣。30年代初，德国富商德瑞尔出资建造了这幢楼。

一进朝西大门，首先可见一个占地近十亩的花园，花园四周以香樟、雪松为屏，中间是一个砌成蝶翼形的喷水池。花园北端，在绿树浓荫的掩映下，端立着一幢三层西式洋房，白墙红瓦，煞是悦目。屋顶那一片片鱼鳞状的盖瓦，精致得令人见了心惊。

这幢洋房共拥有大小房间二十余间。沿台阶而上，首先进入大会客厅兼舞厅，桃木黑皮沙发摆成半圆形，壁炉架上，一个肌肉发达的西洋裸男，手托下颌，一副深邃的沉思貌。这件白梅选中的青铜雕像，虽然不时勾起许伯灵的隐忧，却又奈何不得。铜像似乎寄托着白梅对异性的某种期望，而这种期望与

现实中的许伯灵相去甚远。这使人到中年的许伯灵面对白梅的青春胴体常怀有驱赶不尽的自卑感。

二楼是起居室和卧室，还有一个用来接待至爱亲朋的小客厅。小客厅南首，是一排落地钢门，推开钢门，外面是一个面积达六七十平方米的椭圆形露天大阳台。

三楼的南部也是卧室和起居室，北部则是晒台。

“八·一三”后，洋房的原主人德瑞尔为躲避战乱离开了上海，房子遂落入日伪手中。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以“接收敌产”为名，将此房侵占为私宅。1946年5月，钱大钧离任外调，吴国桢接替市长一职，房子于是空出。适逢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子许伯灵亟需金屋藏娇，便以283根金条的代价，顶下了这幢洋楼，尔后又出重金装修内部陈设，其奢华之程度，令金融圈内人亦不免啧啧称奇，誉之为上海滩上的“广寒宫”。

记得白梅初入“宫”门那天……

一辆锃光瓦亮的黑色别克，载着西装革履的邮汇局长和他浓妆艳抹的爱妾，徐徐驶入高大的拱形圆门。没等轿车停稳，白梅便急不可待地推开车门跳了下来，像鸟一样地飞进了绿叶常青的花园。

许伯灵端坐在轿车后排座椅上，纹丝不动。他没有随白梅一同下车，一种恩赐者的骄矜与宽宏，使他不便于喜形于色，尽管他极想下车，极想品味白梅这一刻的欣喜以滋润自己的心田。

虽是隆冬时节，阳光却开放得格外灿烂，花园内洋溢着一种情意融融的气氛。

白梅已经浏览了花园和一楼客厅，又从二楼宽敞的阳台上探出身来，朝着楼下轿车里的许伯灵挥手：

“上来呀，上来嘛。快点……”

许伯灵坐不住了，自忖也坐够时间了。他终于颌胸弓背地走出了轿车，司迪克点地，囊囊地步入楼内。

那天，白梅黑葡萄似的眸子黑得格外深，小巧的双唇红得格外艳。

那天的午睡格外销魂……

这楼房是许伯灵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象征，是他在上海滩地位的写照，也是他同心爱的女人情感交融的里程碑。

似有五指挠心，牵得五脏六腑隐隐作痛。许伯灵悲怆之极。

可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匿名人的话又在耳边回响……

感事伤怀，无限圣洁的使命感在心中奔涌

年过40岁的许太太金珊，长得白白胖胖，一副福相。

她头发后梳，在后脑勺处绾起一个圆圆扁扁的髻，髻上插着一支镶有钻石的扁簪，两片薄薄的耳垂上各嵌一粒鲜红的玛瑙，点缀得她那颗浑圆的头颅很是生动。

像座小山似隆起的肚腹和略嫌低矮的身段，使金珊过早地具备了几分“老太太”的风度。

这是女人的最大不幸。

金珊对自己天生的劣势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她不愿在争风吃醋上无效地耗费自己的精力，尤其是进入中年以后。即便听到点风言风语，她也不似别的女人那般穷追不舍。

年轻时候的金珊可不像如今这般窝囊。

那时的金珊虽然个子矮点，可是矮得匀称；虽然胸围壮点，可是壮得丰腴；加上白皙的皮肤，端正的五官，那时的金珊忒招人怜爱。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女人都在凭姿容过日子，极少能够例外，尤其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洋房、汽车、股权是商品，性别、姿容又何尝不是？

当然，金珊绝不是依靠出卖姿容生活的浅薄女子。她和许伯灵的联姻，是父母之命结就的硕果，是两股财力结盟的需要。她的父亲，是浙江财团中颇富名气的金保定，一个拥有大量地产和缫丝业的实力派人物。金珊嫁进许家，不说是低就，也起码是门当户对。在实力对比上，无需加上姿容这个变量。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男女亲情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财力所能左右的。婚后，金珊和许伯灵也曾夫唱妇随地恩爱过三年五载，其间金珊的那份青春姿容难道不是个重要因素？

“唉，提那些旧事有啥意思？”金珊哀怨地叹了一口气。

一只通体雪白的叭儿狗从起居间的门缝里挤了进来，站在赭红色的广漆地板上，冲着金珊叫了一声：“汪。”

金珊吓了一跳，她忿忿地瞪了一眼小狗，双脚猛地一跺地板：“去。”

小狗受了委屈，搭拉着尾巴，摇摇摆摆地又从门缝里钻了出去。

金珊有心事。

那天，叭儿狗“汪汪汪”地乱叫一通后，迎进了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官员。

来客摘下大檐帽，彬彬有礼地对金珊颌首致意，露出梳得溜光水滑的飞机头。

接过来客递上的名片，金珊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她想不

起自己家里谁同警察局有瓜葛。

名片上印着蚕豆瓣大小的黑体字：刑警督察长陈明宽。

想不起陈明宽是谁，金珊满腹狐疑，可还是不失礼貌地把来客让进了客堂间。

许宅坐落在泰兴路上的新式里弄里，房子的外型虽然还同老式石库门建筑相类似，但已有了许多改进。这幢房子建造于20年代末期，是金父送给爱女的嫁妆。

双方坐定后，那飞机头警官从衣兜里掏出一张预先写好的“切结”，说要找许伯灵公民签名盖章。

“他不在，好多天没回来了。”金珊语调自然有点气不过。

警官的态度极谦恭，显然清楚他要找的“公民”的身份。

“在不在都没关系，太太只要转告他一声就可以了。噢，或者由太太代签也是可以的。”

“什么东西要我代签？”金珊一把抓过警官手中的那张纸片，飞快地看了一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纸片上赫然写着：“许伯灵非经核准，不得私自离沪。”至于为什么“不得私自离沪”，上面没写。

“什么意思？”金珊的眼乌珠瞪得溜圆，逼视对方。

“不清楚的，我们自然不清楚的。不过，你问一问许先生自然就清楚了。”警官的话柔中有钢，还有点揶揄的味道。

“放屁！他不在家我到哪里‘清楚’去！”

“你……”警官的面皮红红白白地变了一阵颜色，终于隐忍了下去。

“太太，我不过跑跑腿的角色。你犯不上对我动怒，当心动了胎气。”

说这话时，“飞机头”的双眼落在金珊臃肿的肚皮上。

金珊啼笑皆非。

“什么胎气不胎气，瞎脱你的眼乌珠。”金珊站起身来，把手中的纸片一甩，高声叫道，“刘妈，送客。”话罢转身顾自上楼去了。

陈明宽急了，也站了起来，从金珊的身后送上一句话：

“阮没介便当，我还要来的……”

“哼！”金珊不予理睬。

……

“伯灵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金珊郁郁地走到窗前，忧心忡忡。他们这种人家，要么不出事，小风小浪掀不动大船；要出就是大事，飓风狂涛，灭顶之灾。这种推理，使金珊心头寒丝丝。

毕竟是结婚二十载的老夫老妻，不像那些和伯灵逢场作戏的小骚货们，有事有人，无事无人。金珊心里有一种自感无限圣洁的使命感在奔涌，她觉得只有自己才真正是命运和丈夫捆在一起的女人，别的女人，丈夫只需要她们的肉体。而精神上，她是丈夫的唯一寄托。她有一种预感，预感到落魄的丈夫正朝自己奔来，渴望着投入自己的怀抱。她被自己的预感感动得热泪潏潏……

楼下的铁栅门外驶过一辆三轮车，从车上跳下一个穿银灰色长衫的男子。金珊顾自哀怨，泪眼朦胧，竟没认出那人是谁。

男子走到铁栅门前，掏出钥匙，“当啷”一声，门锁开了，那人闪身掩进了院子。

金珊定睛再朝楼下看去，啊，是他。

金珊脱口而出：“伯灵。”

许伯灵倏然抬头翘起右手食指，朝着二楼窗口连连摆手，示意金珊噤声。

金珊会意了，转身冲着楼下匆匆奔去。

过度膨胀的气球哪有不爆炸的道理

这是一条出不了大鱼的水流。

满江浊波上漂满了这个都市的遗弃物：烂菜皮，破衣衫，散乱的木板，空罐头盒；偶尔还有粉嘟嘟的死婴随波逐浪，那或许又是某个政界要员或大亨一夜恣情后的牺牲品。猎猎招展的多国国旗，耸立在沿江林立的轮船桅桅上，遮蔽了半面江空。无论日阴月晴，都像阴霾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码头上人声鼎沸。

许伯灵终于说服了白梅，适时赶到了黄浦江边。

没敢坐自备轿车，仍然是三轮车代步。下车后，车夫相帮着把两只皮箱给他们送进了候船厅。望着大汗淋漓的车夫，许伯灵不知为什么竟然有些感动了，从兜里掏出一把银洋钿，数也不数，全都塞进了车夫的手中。

这些钱足够把车夫连同这辆三轮车一起买下来。

车夫感激涕零，不知道怎样表示才好，躬着腰连连作揖，嘴里“老爷、太太”地念叨不断。

这样一来反倒招来麻烦了，成群的难民中突然出现这样一位阔佬，惹得整个候船大厅的人都向这里观望。乔装过的邮汇局长连呼“晦气”。

白梅在一旁窃笑：谁叫你充大头。

20岁的白梅，正是以为天下事一切均可一笑了之的年龄。

幸好这一幕延续未几即告收场，幸好周围并未出现可疑

的人。

许伯灵吃力地掂皮箱走过检票口，登上扶梯，白梅牵着他的衣襟亦步亦趋。素妆的白梅此刻的装束也活像一个女学生。既然此刻的身份是“难民”，那就要有一个难民的样子，不能再雇人背行李。

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沿途人声嘈杂，难民蜂拥，一个个争着向前挤。这些人大都购的是统舱票，急于抢在前面去占一个好位置。许伯灵被挤得歪来倒去，手中的皮箱险乎落入江中。这使缺少下等人生活经验的许伯灵张惶失措。倒是白梅，在这一刻显出她应付复杂环境的能力来。她接过一只皮箱，另一只手紧紧攥住许伯灵，灵巧地在人缝中游弋着，忽东忽西，忽上忽下，几番周折，终于在普普通通的三等舱里，找到了他俩的席位。

“呜——呜——呜——”随着三声裂帛般的笛鸣，“维多利亚女皇”号客轮渐离码头，庞大的船体排开一江浊流，朝着吴淞口外驶去。

登船时的慌乱过去了，船上的秩序终于得到了恢复。在白梅的怂恿下，许伯灵和白梅双双踏上了甲板。

一叶惨白的月牙已经钻出水平线冉冉地升了起来，几点疏星，也渐渐露出脸来，水天溶成暗幽幽的一片。

白梅耸着两只浑圆的肩膀，趴在窗舷上，痴痴地望着眼前的情景，一动不动。

许伯灵掏出一只精致的金质烟盒，挑出一支香烟点上，猛吸一口，深深地咽下，头脑里顿时生出一片晕晕乎乎的感觉，很是惬意。他无心观赏水上夜景，满脑子全是烦心事。前途莫测，吉凶难卜，他需要思索，为自己寻找一条最佳出路。他撇开白梅，兀自向船首踱去。

许伯灵今年 44 岁,浙江镇海人。撇开眼前的窘境不谈,他的前半段人生,倒也过得轰轰烈烈。

许伯灵的父亲许青甫,也是浙江财团中的实力派人物之一,青年时代思想激进,早在清末就同当时的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尤其和后来成为国民党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交往颇深。

许青甫对金融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可是一直无缘插足,于是寄希望于爱子许伯灵。许伯灵 19 岁那年遵父训进入中国银行当练习生,不久即赴美国留学,攻读金融专业。几年后学成归国,正待施展身手,恰逢北伐战争爆发。许伯灵慨当以慷,毅然投入黄郛麾下,在北伐军经理处供职。此时的黄郛,正卸去北洋军阀政府代理内阁总理一职,全身心地辅佐蒋介石。北伐战争结束后,黄郛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辖下的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许伯灵亦随同到沪。1928 年 11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银行在沪宣布成立,许伯灵便成为其中一员,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

中央银行初建伊始,业务量迅即膨胀,而其所拥有的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管理外汇等项特权,又亟需大批精通金融业的专业人才。这一切,对于曾到美国镀过金的许伯灵来说,正所谓天赐良机。在此党国用人之际,他干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随着中央银行业务的不断扩展,又在全国各省市普设分行,许伯灵先后出任过济南、九江、汉口的中央银行分行经理,成为金融界中一颗脱颖而出的新星。

新星耀目,自然受到黄郛及多方青睐。

1933 年 4 月,国民党内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 CC 分子,为了同孔祥熙和宋子文所把持的中央、中国两大银行相抗衡,决定在汉口成立以特税(鸦片税)为基金的豫鄂皖赣四